

國朝諸臣奏議

二十六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一

百官門

內侍上

上 仁宗論都知以下不可無名優加使額

韓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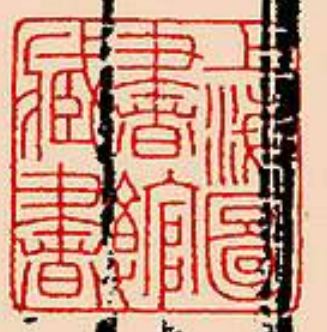
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明則君柄重故王者興化立
云天道必功而議賞必罪而行罰若春夏之生殖秋冬
以物無不從也苟異於是猶當寒而燠當燠而寒物無
善為國者能執其中以馭天下則堯舜之盛可得矣
職近猥繁諫諍之末有所聞見每願竭肝膈上補
陛下隆寬廣問之意故莫敢容默干位以負甄

六十一卷

一

上

初而察之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
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
故有遙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
是蓋以其一官之故而眾人蒙賞故也或以謂省局
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
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
誠 勸沮之方爵賞為大若匪問其官簿請以年勞則必顯
著功籍時申寵拜或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言不及私昵
惟其能爵罔及惡德唯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纒
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
可假人東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而曰



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斯皆古先哲王謹刑賞之源也伏望 陛下念恩私於近則勞臣必怨失知其疎則大猷日新特示至公亟行追寢使獲一功而天下勸正一罪而天下服為善者彌思於勵行不仁者更務於革心式臻嘉靖之風 協大中之化

景祐三年九月上時為右司諫諫院供職

上 仁宗論都知押班不可升於閣門引進之上

孫 沔

兩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於典兼置於令丞所以分中間之政不使挾外廷之議如至侵陵故 聖宋以來明制斯在 太宗著令式述箴規之訓能詔近習各守行藏豈令輕干國

六十一卷

二

仲生

一言成於毀譽二事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官人出則摠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外引進之上墮國家之舊典起官寺之威權况內殿起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用異數竊據橫行蓋因幹當局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位貌遂欲改革品秩僥冀寵榮誰敢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遴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閤幸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勳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 皇帝陛下守 祖宗之規式戒左 史之權倖則朝

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下閣門重定卻知押班
立次乞更不施行慶曆元年
時為右正言

上 仁宗乞都知押班奏隆一仍舊制 張 方 平

臣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若在閣門使之上物議雜起

不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

有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常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

越 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 陛下有私近習

六臣有阿親侍之醜內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

心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

向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

事臣嘗為 陛下言之矣伏乞 聖斷深賜察

六十一卷

三

陳元

班奏蔭恩例伏乞一仍舊制慶曆元年五月
上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內臣權任稍過乞加裁抑 包 拯

祝 先朝實錄竊見 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

何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

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曰等對曰先代事

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社稷之福也臣切見

一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 陛

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初

免貽患於後伏願 陛下佩服 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

更加裁抑則天下不勝幸甚慶曆四年上時為
監察御史兼行

上 仁宗乞罷王守忠兩使留後俸料 何 夔

臣伏聞降敕命以昭宣使王守忠修祭器物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臣始初風聞內批指揮上授守忠官慶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迂改使名勞淺賞重以外之議頗不為允夫爵位之設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之大小歸乎不虛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臣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典已為過矣賞又厚足以啓僥濫之源也且守忠之掌修祭器亦人臣領一月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昭宣使受使恩將之行不過不薄適其中也而守忠曾不滿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如此過當則後

一朱

四

元

擇邊寇之臣果有顯効則將何爵賞以稱其意臣領遥郡祖宗之制止於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而得給其祿人情所希皆起既得其祿必欲其官苟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成其始末猶不禁况不戒焉則弊將橫流矣其守忠欲只依元降指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祿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跡獲備耳目遇事即言因無忌諱伏望聖明特賜省

奏

慶曆八年八月十一日
為侍御史知雜事

仁宗

論王可忠覆祭辰殿宴

何

臣伏聞閣門近進四日此等殿宴人使坐圖入內都知等
忠亦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聞閣門儀制內外臣寮帶則
史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選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
頗甚殊絕唯正刺史已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
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補依正官例升殿預宴即是自今內
下臣等凡帶選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
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况
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

閣門儀制一遵舊制今後殿宴會
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在內此亦所莫示朝廷
人臣僭差之望
慶曆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史知雜事切景福殿使無州觀
守忠領武信留後尋即守忠如正任州觀
閣門使錢

仁宗論不宜其何誠用
何鄭

修瓊林苑看池樓兵士經三司論言監宮內臣張
材木方下軍巡院勘劾為事連及御藥院祗候何
中言釋放臣於一月十日已具劄子論列乞重下

不日臣鞠用辨虛實至全不蒙日掃殿署為繼昇所犯情狀
於法不輕未正典刑頗涉愆議臣既有聞理當盡言夫聖
王御天下其要在刑政齊一而治化興焉莫怨於仇讎而有
功必賞莫愛於親戚而有罪必罰賞不以仇讎廢罰不以親
戚弛然後綱紀法令莫不整頓而政之廢舉無有遠近事之
有大小朝廷親臨之臣近地有罪不治其害大天下

疏外之臣遠也有罪不治其罪而則朝廷本也天下亦
繩小自其大正末從其本將正天下必先正朝廷將欲正
朝廷必先正親暱未有親暱正朝廷亂未有朝廷正天下亂
也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刑政之柄修舉不墜臣竊有

少所冀假令有繼昇豈非誠用因方在親侍以累及為請薄
罪以貸之夫以誠用被陛下恩私故貸其刑是罪均而

也

以將盡宥則政弛而法墮也此則溺愛之弊越於前

一隙開於後也人丑制刑罰於親踈無異也非不仁

二罪則使千萬人懼也今以恩貸一繼昇必將啓

從而赦之是權安全者寡而陷僇辱者衆也昔

至子坐殺人廷尉請論罪帝不敢以親故

六

漢書憲宗時五坊使揚朝漢因理五坊息

人裴度因對上曰欲與卿商重東軍些小

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捕平人大事也兵士

變山東五坊使暴亂憲宗上大悟迺罪朝漢性

一主非薄於骨肉視暱示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伏以

陛下漢唐二主為監割不忍之恩正罪人之名使中外之

人釋然知刑政無所私則天下幸甚臣踈遠而議親近豈不

知誠用方被睚遇威權甚望言發則禍及無所畏避者蓋職

在言具不忍負陛下獎用也謹錄漢武帝唐憲宗所行事

迹二條進呈伏乞 聖慈 俯賜省察并臣前奏中書施行

八年上時為

知事

上 仁宗乞不許內外臣寮奏舉近上內臣

何郊

臣伏見近日臣寮素有舉奏近上內臣乞陞進職任差遣朝廷亦多從其請酌其事體於理非便緣內臣雖在外任遇赴闕奏請公事非時出入禁中於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或有通不為通達不宜使外臣與之交結以長弊倖况外臣薦

臣本亦不為朝廷擇人皆是希附恩倖為因緣進取之風不除必敗綱紀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戒約內外文示自今更不許舉薦近上內臣若奏狀下中書樞密院

其間或有不可任使之入則乞從 朝廷選擇如

臣各有分守可以杜苞苴請託之弊慶曆八年上集

七

仁宗論內臣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侍省

都知

何郊

聞近日入內內侍省都知職次有關例當遞遷緣此職次在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所宜選擇循謹無過之人充其有罪累降黜之流不可復議除授况 朝廷近日申

明內臣條約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自再立此條約今方第一次遷改切宜遵行以明命令之信其或自棄定例除授失當竊恐命行之後羣情不允必致人

言煩黷 聖聽臣所以先事論列者欲冀朝廷採擇凡一爵賞無有過差以厭人心伏望 聖慈特賜宣諭中書樞密院

大臣今來逾年入內侍省都知等職次並令依近日申明條貫施行其過犯曾經落職內臣不在進擬之限所貴選擇親侍預選必虔皇祐元年上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 仁宗論葛懷敏復內侍名職 胡宿

臣聞昔者葛懷敏先任入內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

公 一 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宮闈獲罪 宗廟社稷之

二 江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

之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每念此事痛心扼

一 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內職令居外任今因奏事

若再復內侍名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

居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兼條制內臣

八 雜

職有過降充外任便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

誠深遠之法制也伏望 陛下令有司檢詳舊制

命法制一壞復之良難有此違礙臣不敢草制其中

到詞頭一道臣輒封還皇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上 仁宗論王守忠不當除節度使 孫抃

臣 聞內降詔旨付中書除授入內都知王守忠充節度使

臣初聆此言驚駭未信何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三十年矣

其聖意卓然高邁前古者有三皇家之親頗循法度中宮近

戚亦自斂職內侍貴人不敢踰越此皆前世所難之事而

陛下誠飭訓勵鮮有女子天下大賢正人歌頌宸衷皆謂

成康漢文景不能如且八故雖夷狄外強雖皇內作而

然不失太平過 陛下數事感天地信生靈使之然今一旦以統帥之官付中貴豈 陛下之心哉臣謹按五霸大總管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嚴將領專制軍事安危成敗一以繫焉豈宜中官得與其任 太宗朝王繼恩平劔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防禦使乃別立之政之號以寵之 陛下若以守忠勤盡歲久則富祿之安慰之可也獨不當假大官秩以踰 祖宗典法以損

陛 皇明臣謂此議必不可行外取天下四夷之笑伏乞

聖 制敕未降已前特賜寢罷

皇祐五年上時 惟御史中丞

仁宗之禁止輒宮童劾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

原刑罰之本願效愚忠惟 陛下幸憐赦臣以

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忘以

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乃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

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

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

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豈帝益寬之僅有存者 祖宗覽

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

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隅

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 陛下至明如

廣覆如天高拱法官深慚民隱何嘗不申敕羣吏親覽廢

而後讞屢報罔不蒙生歷代刑未嘗如 本朝之清宜

乎人報之佳瑞錫以純嘏 陛下方處隆盛之際才自繼嗣
之慶百臣竊感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故當上
謂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
政者有罪焉耳况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秉天其意者
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
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競
於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
因石天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無疾乎
自 宮者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
更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
由世請以 祖宗近事較之 陛下試觀 祖

一

會

夫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

臣愚以謂胎歿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

育 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嚴廊大臣詳

為收 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

一 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 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

則魚多而不足如今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聖旨

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入哉今

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三歲未能補更至於出妻鬻子嗟

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負闕所致今既

罷去進獻絕領他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勢耳

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

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

中外不勝幸甚

至和元年上時為審刑院詳議官

上 仁宗論石全斌等護葬妄冀恩澤 范鎮

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斌等緣溫成葬事妄冀恩澤

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謹爵祿不可輕授是時陛下

而以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之禍也臣

稱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為外議不足聽也此

半回至雄莫間道路傳聞石全斌自作坊使轉官苑

以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

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斌等日久求請

十一

大臣又不為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

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

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

母若公陛下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

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之愛

而未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

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

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

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

是乞追還全斌告敕以塞眾議

至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知諫院

上 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劉敞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
有制官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
改古人所非有若因全斌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
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
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必以爲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
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勤比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
具今後温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
借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聞聞之臣尚如此姑息
權勢重於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

詞至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上時知制誥

十二

奏道

太宗論帶御器械須得老成謹畏之人

趙抃等

聞內臣閻士良已得旨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中郭
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
一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尋聞陛
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爲得旨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
陛下左右聞下樞密院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
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叙遷押班
須是自御帶之任便湏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况士良爲性
狡獪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又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
其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首惡者令

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

至和二年七月十一日
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 仁宗乞罷內臣暗轉官例

呂誨

臣伏聞設官制祿以待其人用為賞勸過是則非所以公於天下也竊見近日除管幹御藥院入內供奉劉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遙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願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

使此輩坐而竊祿如咸平中洛苑使入內內都知秦翰

日終計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內園使恩州刺史即

石等立何勞效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秦翰後暗轉無

追還成命特與平轉屬邊疆多事之際恐因此

十一

俞

秋掌兵授律者不肯用命鶴有乘軒衛人無戰

者為之深誠惟聖斷無以私昵害天下之望公

奉之望也
嘉祐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 仁宗乞罷內臣暗轉官例

呂誨

臣伏聞寶元前諸閣分內品之類不過二三十人比來增及

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不闕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

無錢况書其多繇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御藥院最為優厚

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使理績効得聖旨盡下則超資

階等請之闇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遙領刺史

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

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闇轉則俸祿隨而增給如此濫

恩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間也如前班武
臣更歷外任及公邊立顯功著效者未有酬賞若是之速焉
竊以國家設爵均祿砥礪才能顯其進所以成大業豈特
爲內官假貸而賈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私昵甚爲
朝廷惜之臣即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緣而廢至當陛下
即位之初太后臨朝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斜封
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閣轉之例自茲而始暨
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機北司之弊不聞劉革亦何復使
熾盛前也然宣命降於內省遷播詔敕亦關於兩府蓋自
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祿植爲私恩交結貴倖
斥輔者比比有之以是積弊寢久陛下無由

十四 上

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
得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
向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朝廷之福也設若休信
等出居外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
帝賞奏翰討賊之功宜守之爲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
乞旨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閣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
如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幹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
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將印紙曆子
具有無公過事件批書如因勞效得旨酬賞格即時與叙遷
送中書出給詔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蔽
欺得以盡公其間轉俸給一切非例伏乞裁罷仍追寢劉保

信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寮陞進均一嘗月所勸天大幸嘉祐五年十一月

上 仁宗論押班須至五十司馬光

臣伏見 朝廷近除帶御器械以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

聞 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為之安靜年

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今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為例延有年

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墮壞竊為 朝廷重之伏

望 陛下追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法嘉祐六年上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朱頰三千求內降乞行勘責

傳 堯俞

以主管幹汴口兩省文字干冒 天聽傳聞差遣

士等未嘗勘責得之則為僥百倍失之則無損萬

以貪欺者之策也臣聞明主好要而失之在頰夫白

官幾一日幾事欲人人丁寧而事事或然則所遺者何可

勝舉唯間取其過甚者痛繩之則庶官相勉萬事俱理此最

要務而 陛下所且留神其頰士因緣內降內侍省不覆奏

依條取勘都水監迎合舉官伏乞早賜旨揮勘責施行不然

貪覲者未已欺罔者無懼壞 陛下之法者日衆煩 陛下

之聽者日多再三嘉祐七年七月上時請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 仁宗論李允恭不合薦孫永昌 傳 堯俞

臣伏聞入內都知李允恭奏男供備車副使堯佐之子永昌

為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子一人而初補入內都知亦

恩典允恭既不合薦孫堯佐亦未當養子一旦破條越例
出非次此命一行必有救援而進者則陛下之成法
大凡因事以啓僥倖為易置防以限恩澤則難官賞之
方粗革微倖之塗膠固拘礙未能剷除者甚多其已行之法
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則天下幸甚永昌新命乞
行追寢允恭又侍左右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敕亦望特行
勘責况內侍省條例甚明而永昌違礙非一不敢具陳以煩
聖聽伏乞旨揮子細勘會免致蒙蔽

嘉祐七年七月上

上 仁宗再論朱穎士李允恭

傳堯俞

五

以奏彈幹黃汴口朱穎士雖蒙追

聖書遣其朱穎士

降內侍省並不依條執奏取勘穎士都水監阿

六二

十一

文

舉穎士尚未曾勘責及入內副都知李允恭不合

考

佐之子永昌充入內黃門緣內侍只許養子一人而

初授知別無恩典有弄佐則允恭不合薦孫允恭在則堯

佐未當養子鄧保壽失行之事不當鑿接甘昭吉引例之請

又已寢罷進違戾事狀明白御史中丞王疇亦有劄子論

列皆不蒙降出臣愚賤亡狀未能感動天聽慙懼之極不

知所處獨念陛下造為法令以維持綱紀俾臣壞之執政

既徇而曲從法官論之陛下又寢而中止是法令伸於四

海而屈於朝廷請求禁於踈外而行於近密上之所為必有

甚焉者將何以揭示後來取信天下陛下之法初未動

無狀者尚敢干犯儻犯而容之則誰與共守臣恐綱紀

百官門

內侍中

上 仁宗論趙繼寵不合越次幹當太章閣

傅堯俞

臣伏聞差贈淑妃董氏頃使臣供奉官趙繼寵幹當太章閣仍首揮在幹當使臣之上事不均平人用嗟怨竊緣舊法內

東門有闕依各次差太章閣使臣天章閣有闕即差後郊使死有闕即差延福宮使臣兼嘉祐三年八月申明其確

而下延福宮以上幹當者凡十三人亦皆又侍左

繼寵何功首召前列將來內東門闕官便當次

無增長僥倖樞密院殊不檢詳條刻有請必行貪

且相觀效實恐舊日益墮廢臣又聞至和元年十

一 楊永德幹當延福宮也依先後繼差其時亦有約束今

後延福宮後死天章閣更不添人 陛下念其父事淑妃收

獎繼寵候延福宮有闕日特 矣繼寵恩意固已隆厚其天

章閣上名之命伏望即行追 改凡有遷改乞於舊法從事則

天聽日清人心無憾嘉祐二年十月十一日

上 仁宗再論李元道繼寵 傅堯俞

臣近有狀乞追李允恭之孫昌恩命及奪供奉官趙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事權膠固刀難移早夜顧思措身無所

六念臣破壞常法臣既苟徇人情恣其求請致臣

區區屢煩 睿聽然臣所以不... 誅禮而喋喋不已者...

陛下矜憐特加收探防微杜漸... 正綱紀臣若顧避便不...

言日往月來浸以增甚不知於... 朝廷損乎益乎凡事上於...

芽差為力請小無害積悔... 深使李永昌若即正典刑繼...

寵者豈敢妄有覬倖今此一... 儻不追奪則兩省內侍攀援...

趨近谷生意於繩墨之外矣... 天官重祿率歸私謁明敕著令...

舉為空文惟 陛下留神念之... 此豈為政之體今朝廷闕失...

獨賴臺諫官數人故 陛下... 時有所聞望此一途聰明何寄...

其言可聽願 陛下奮然行之... 有不能容不若明加寬...

士猶有不顧而言者如其是非... 置而不辨章奏入...

默以食負悠悠於圍牢則有去... 者豈肯為 陛...

而又留或是不... 孤臣之羞固亦非 陛下之福...

後先降條貫餘... 得接例如此指揮最為深弊...

魚云狀不願數聞 陛下... 豈不惡之但未之思耳伏乞將...

臣前後論列李永昌文字... 及趙繼寵兩狀付外早賜盡法施...

行嘉祐七年十月上

上 仁宗再論 允恭趙繼寵 傅克俞

臣累狀乞追奪李永昌... 奪趙繼寵差遣終未蒙降出近聞...

鄭賄者將十數年前... 繼寵例又幹當後死人言未已倖...

進相仍事聞指紳... 事因緣攀引殊無已時豈有為法...

陛下執政不用... 陛下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

設而御史可以廢也... 不違...

陛下下不忤貴臣可以無害而速富貴恐臣今日所得未
多陛下異時為悔已甚故為區區顧思而不能自己者也
張昇發陛下之法侍倖臣一援度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昇
者嘗任御史歷知雜事遂為不執法當日謂陛下者云何
而今乃所為如是陛下略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伏望
聖慈出臣前後論列文字依條施行不然誅臣以快權倖臣
忠憤所激言不能文惟陛下留神裁處

嘉祐七年十一月上

上 仁宗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閣理
官資 司馬光

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幹當御藥院以其職任
百位寢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
李三卷

三

人

以下為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

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
來頗隳舊法若此任者往往閣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法
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
率由舊章竊聞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
覃恩別授外官伏望 皇太后殿下 皇帝陛下各依逐人
所請及應自來內臣閣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
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愨之人使幹當御藥院仍自
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 祖宗之
制不得閣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

嘉祐八年五月
一時為諫院

上 英宗論張茂則年未及五十不可為押班

司馬 光等

臣等竊聞 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
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分 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
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
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
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墮壞人
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一事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

國家重惜在此而已 嘉祐八年十月
上時知樞密院

上 咨論任守忠十罪 司馬 光

伏以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
懲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 先帝

六二卷

四

人

為祿俱極自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
一 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
凌蔑下列與奪自恣附已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
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授俸祿賞賜
亦不為少而恣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賄賂金帛
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尤紀極其
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據權勢縱淫曾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
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必有瑕疪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
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 濮上之夢守忠
監護葬事賣弄國威輕蔑皇廷兼其有喪正奪財物所得甚
多然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之被謫感憤成疾

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 先帝以孝治天下未有
嗣深患 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卒也
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卒之際中
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李定樂國老門
生天子賴 先帝聰明卓然遠見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
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 陛下既為皇子守忠內懷憂懼
言於 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 先帝
為陛下之父不得施為父之恩 陛下為 先帝之子不
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 先帝晏駕 陛下續統不三年
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圖傾覆
正來革面進退異辭使 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

陛下以曾閔之孝乃有真恩之謗交聞 兩
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 皇太后聰明確然執
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 聖體
既安 皇太后躬還大政守忠不勸導 陛下以勤儉之道
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翻異炎宗欲詐
翰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為今日讒 皇
太后之辭雖 陛下未必聽受而使 皇太后聞之不能不
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悒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
並不顧天下之人議 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 皇太后正
當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為 皇后畫策並不面問
皇太后矯傳教旨開 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

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風
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臣奸邪孰甚於此
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 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
慢為姦然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
蠹伏望 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
懲治平元年八月
上時知諫院

上 英宗之御藥院等處親加選擇 司馬 光

臣向時上殿伏見 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
知司臣當日已曾奏陳以為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知任守
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
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

卷二

六

職 陛下神斷已并而夫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
去一守忠之 守忠無益也臣愚伏望 陛下自今

日日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餘
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
差管幹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 陛下親加選擇
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
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
竭方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八月十一日
知諫院

上 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臣聞陝西四路各差中官一員充鈐轄專管

李公使庫錢千貫仍每歲入奏邊事權執甚重驚駭羣聽臣
不識聖禁之遠但聞羣臣之議不以為便亦恐為 陛下之
謀者思之未至耳但有之自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
者我 朝因循前弊尚多爰來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
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今鈐轄皆重員實已
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之意必為昨來孰之背叛弓箭手
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犒慰何其踈也臣嘗見孰之耕佃
官田並無征徭遇戰鬪方出一人一騎茲外更無侵擾熙熙
安業界外生戶羨慕不足常苦諫即誅求願為漢民不可得
以知孰之無背漢之心固矣但為諫林誘之以厚利劫
上邊臣坐視殺戮不為救護彼將逃死豈得已也若

李三卷

七

陳平

外戎人不敢內侮燕戶自然安堵不爾雖興且牛酒日

設徒有貲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不訓練蓋兵官

不務協同借若五將軍中有一負內臣不喜教閱動為姑息

由此卒伍驕惰他將稍嚴紀律則怨謗競起帥臣畏懼唯恐

生事上下因循苟簡軍旅元繇精銳斯中官姑息之效也疆

場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藩籬不日隳

壞將盡藩籬隨前邊城危矣臣前奏上乞於无事時整齊熟

戶乃箭手大臣合議終不以為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為便

暗默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省罷精

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開外之權專制則於責重矣惟

聖智擇焉 治平二年二月十一日

上 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傳 堯俞

臣聞近差內臣四人分為陝西四路鈐轄俾專安輯熟戶而
理其冤結如許每歲一入奏事臣獨念之未以為得緣所以
置安撫經略使者正為此等耳夫不能慰安使叛而從賊與
無故為寇戎所劫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為則雖
內臣河益益且有邊鄙藩籬為賊掠去廼无一人責其任也今
邊事方作處置不可失宜臣謂安輯之要當專督帥臣但寬
其羈勒使得盡其才力儻猶不職重行黜免則後效可圖而
或靈仰矣况理有非便庸可不思將來幸甚愚奏事苟不以
與无用同言而必從則安撫經略之權遂歸於四人矣
一將謂奉之不暇又敢與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縱

大元卷

八

陝西志

番謹无過猶不足以為後法便著成效益有可慮古
塞其瀚况勢非涓涓者乎伏乞收採芻蕘特行寢罷前
事之失具存方冊臣不敢詳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
治平二年三月

上時同知諫院

上 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趙瞻

臣伏聞古者天子推轂遣將則曰白闡以外將軍制之蓋明
委任之專也故唐於諸道行軍而置總管節度以至領押諸
蕃部落及近界諸蠻之類率入階衙遂成定制 國朝自起
西師分置戎府外有四路以扼虜境然招討經略安撫總管
之司責任至重以未嘗不選文武賢明之臣以領其權以則
鐵州之軍民外則諸部之蕃落感恩刑賞置制置監軍

微有不振舉比者戎事稍息人自謀安繼繁飲食失於節
藩籬族聚不復顧卹向即已稱兩面今遂絕為匪人去歲西
夏兵勢壓邊思順苗憂既為統率諸將離弱固自歸投中國
不為救營執古隨亦翻叛致此疆場涉無汗埃賊若犯境徑
至城下固宜朝廷孰慮更制近乃特以內臣王昭明四輩各
當一路招撫近蕃雖留神則甚勤在制宜則殊失竊觀唐室
與古量多更用官人率致敗事如觀軍容及宣慰等名常為
切齒之患今招集蕃部鎮安方陞采皆大將之權豈容偏帥
所乞一委斯柄將襲往弊兵機牽制統帥何安臣愚所見不
等事盡付帥臣是其官守誰執其甚既塞分權生事
委任夏之專即罷關官無侵軍政足以前臨金史

六十二卷

九

兵

亂原矣臣以父居關陝寔識事宜比自西來採訪
人議士率言此失願 陛下特留神斷不愼改更隨

責在懷以安獲貳治平二年三月
特為侍御史

上 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趙 瞻

臣伏蒙 陛下特出聖意擢在言職大馬猶知報效臣子豈
志奮勵况聞輿論敢自循默近日於垂拱殿輒已具劄子數
奉以內臣王昭明等四人分制邊任侵撻帥權乞賜更置專
責大將至今未蒙采聽是臣所負言責之未盡者有此事一
書國史已玷 陛下元年之大政今又不察臣言遂為國
家異日之遺恨苟能遽追前命慰快羣情即於返堂之問更
彰納諫之德故人首莫不為 陛下深惜之也且如

醫藥部乃是邊事萬分之一今以一事偶失即爲添置
將來復有事生又欲何以為計況彼各受密旨慮入朝謂
臣疏遠日慮傾危軍政異同孰能主執外未制竊內先環事
昔程元振誣來瑱之罪魚朝恩間于儀之功故程其諫用官
人爲將而吐突承璀終無功于鎮定裴度奏罷諸軍監陣而
李愬逐賊于淮蔡至如本朝鄜延敗事則斬德和于河中
麟府喪師則流元道于海裔其非古今得失之明效哉然猶
使議者惓惓疑宸衷之未斷怪輔臣之依違斯可謂事機之
切不可不亟諫也臣至微賤忠所激義志後害殊不知有
身之私計亦不知有羣閹羣邪之勢力上冒天威
臣愚不勝激切之至

治平二年

六一二卷

十

吳才

神宗論御藥院高若簡

司馬光

人有言掌上不羹則郊草不瞻瞻云言近者不治則
不暇及遠也竊見幹當御藥院高若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
又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
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宮寢又官資稍高則防其
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遂致漢唐之禍深爲子孫之慮故也
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
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况居簡於衆人之中
最宜矜憐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
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
以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回外差遣其高若簡

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

治平四年七月十一日
時為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 光

臣近曾上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自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景為太僕止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况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如居簡日及常在左右又寵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 聖明依

六二

十一

他應幹當御藥院官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

乞遠加竄逐 治平四年七月十一日

上 神宗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 光

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旨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感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權天下有

謂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
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
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
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驚愚未
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
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
然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况居簡墮闥小臣罪惡盈積
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愼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
簡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
間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聲言如狐鼠依憑城
心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

居簡事狀送居簡赴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

一神宗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

司馬光

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
夕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
以王中正幹當御藥院眾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
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廼以防微杜
漸詎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
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頗縱權勢又貪祿位
遂求闡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

之意耶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舊弊
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迺得無患一有壞壞世之
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
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况
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人之處之要職是生一居簡也伏
望陛下依前降旨揮盡罷守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
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幹當御藥院以存
祖宗之法治平四年七月十一日
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再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採訪外事

司馬光

陛下好令內臣採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巨愚

六十一

十三

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

腹心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

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惡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

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

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

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

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

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讒謔也

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誦

奉廊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職

眾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矣

陛下又置之肘腋變以腹心臣恐天下之將重足接迹而
畏之輿金輦壁而奉之矣外議之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
退兩府當有遷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
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
後用人猶失之於鯀况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患正直之
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
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
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雖極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
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 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
事當 勅外廷之臣其在中止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

幾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治平四年

神宗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 楊繪

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者欲其善於始
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善於始也恭惟 陛下肇升
大寶新布大令天下之民俱身於有以觀聽乎聖功垂業實
所謂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可不謹諸近聞
差幹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陝西幹事續又差幹當御藥院李
舉繼往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為親
職 祖宗已來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苟奉上所親近之
擾民抑甚駭物今乃旬月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班
按跡而行 陛下以此輩為腹心乎則館閣臺省之

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為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臣近又聞冬至節假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而抄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為耳目而使之然乎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真自媚於上則蔽陛下之聰明其可量哉臣切意陛下之所為慕居堯舜之上而反有不鑑漢唐之季臣竊感之伏乞委腹心耳目之任於世之賢者無俾官者之權從此漸盛乃所以為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術也

治平四年十一月
上時為樞密院

神宗乞定著內侍員數年未及四十不得入諸

閣

孫覺

小四 六十一卷

十五 李宝

臣行遣內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

科貸以死聖恩甚厚然內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聞

先帝時後宮甚肅內臣出入皆更相戒飭登樓祇畏在仁

宗朝入內內臣亦常限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閨閣臣謂

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滿便使重為保任自非通詔

令之處一切戒損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漸亦

宜及其未然

熙寧元年上時為
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 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在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

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

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

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
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
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
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
志大有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
遂許然猶以宗楚女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
勳之和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
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特功擅命幾危社稷倚
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
下元載改老皆見斥逐消大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
者元載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璀叛以吐突承璀為行

營

置使諫官李鄘許史谷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

衆世矣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
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
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
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搢紳
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
憲自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
世計乎使後世襲汙迹徂以為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
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
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
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

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置憲府以言為職故敢

神宗九年二月上同御閣前

上 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三 周 尹 寧

憲等於十九日奏為用李憲專措置邊河事宜之寢成命至

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奄人以典司內事而已雖漢唐

之始亦未聞任事至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於所私而漢唐

自是衰矣 陛下議事造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盛為不

定道而肯安襲已設之法重回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府終

未敢安也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人君

之奸詐為聰明以段人君之耳目其初未嘗死不可與而

此屬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

六十一集

七

陳甫

而其情日自後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

抑一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

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 陛下於中此不可不

戒也臣等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馬用憲羈紲銜勒必無

狂逸奔蹏之憂而臣等區區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

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

必有害 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為例則兵權必

歸焉 陛下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為常則士大夫必見

推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 陛下深念之故臣等以謂鬼章

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

及 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分為八九世方是

才人不知學而 初宗飛起於險捨擾攘之中所以安益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止焉有與焉今見章狗偷鼠竄非可畏之與國也 初宗思德並獲之矣 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 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忘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 陛下神明淵奧非羣臣所能窺測然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蓋 陛下謀于心臣等謀於衆人 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爲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旨揮寢罷以安物論

貼黃臣等訪聞熙河事宜必漸以衰息誠如此憲允當賜追還切恐憲到熙河復與王中正邀功生事幸如

日之賞方事之多惟冀 國家務求寧謐以惠天下

奏

一八

庚辰

寺本欲固奏然以謂此事所繫稍大得自 聖斷

能允允天下之議熙寧九年十二月上

新編諸臣奏議卷第六十二

